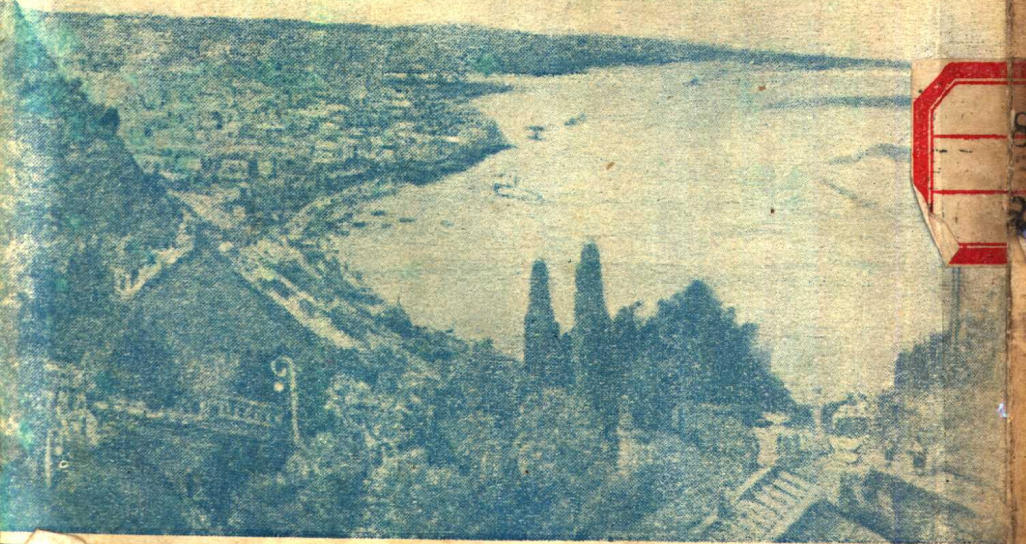


蘇聯文學名著選譯
第七種

光之河上

蘇聯 N·杜波夫 著
苗蕪 譯

133213/19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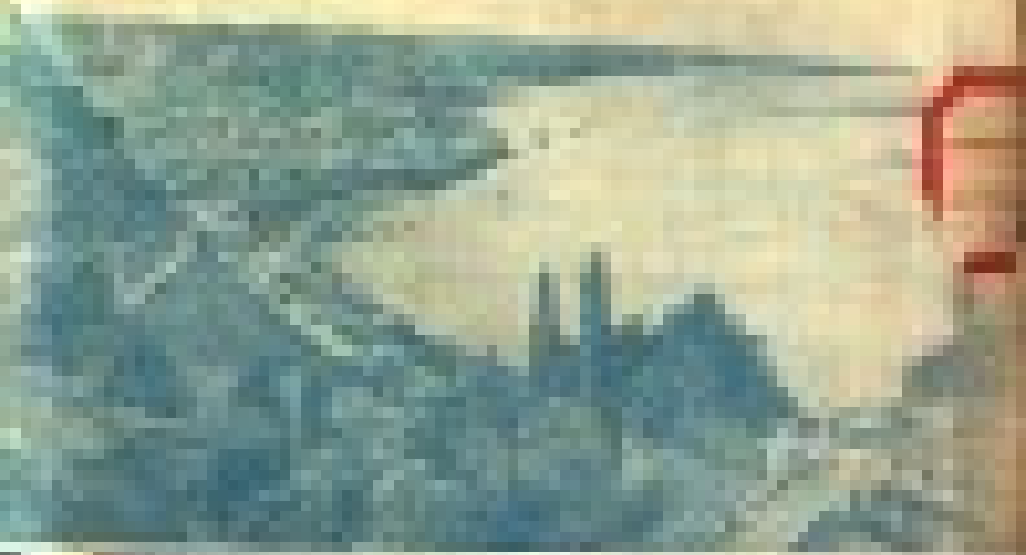
國際文化服務社印行

中國文學名著叢書

河上之光

蕭軍著 杜虎次子
蕭軍 畫

1932年11月



蕭軍文化藝術社發行

蘇聯文學名著選譯
第七種

光 之 上 河

蘇聯 N. 杜波夫 著
苗 燕 譯

國際文化服務社印行

蘇聯文學名著選譯第七種

河 上 之 光

原 名 Lights on The River

原 著 者 N. Dubov

中 譯 者 苗 蕪

審 校 者 東 聲

出 版 者 國 際 文 化 服 務 社
地址：上海虹口乍浦路七十五號
電話：46364 46365

出版日期 一九五三年十月初版 1—5000冊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翻 印

聯 華 印 刷 廠 承 印

上海天潼路 242 弄 26 號 電話 40305

前記

這部小說是蘇聯作家尼柯萊·杜波夫的創作，根據一九五三年四月號「蘇聯文學」的英譯轉譯的，可惜找不到俄文本，不能核對原文，不過有若干句子曾參照過法文譯本。

作者的生平不詳，但是他曾寫過另一部作品，「在世界的一個角落」"Hə ıncı ıncı yerde"，敘述幾個少年在阿爾泰山的探險。因此可以得知他長於寫成長中的少年人的生活。

這部書所管到的時間是一個暑假。雖然只有短短兩個月，却能對一個尚未找到人生途向的少年產生定型的作用，也就是鍛鍊出一個蘇維埃的品格。主角柯斯佳（全名康士旦丁）原先是見一樣愛一樣，有了新的，便把原來心愛的拋棄絕不可惜。總之，他做事完全是從個人興趣出發。但是自從跟着他的舅父冒了大風雨去點燃第聶伯河上灘險處的浮筒燈，讓輪船得平安航過之後，他才覺察到「以前做事只是爲自己，現在却是爲別人做點事情」，又體味到「在使他人受益的工作中，有真正的快樂」。

這是全書的主旨所在。但是起思想作用的並不只這一點，有紐拉在露營時的一夕話，和問他的母親有些什麼偉大事跡，使柯斯佳大動腦筋，回想母親的慈愛，自己小時候的任性，從而改變了對母親的看法，甚至對淘氣的妹妹羅拉也愛起來，並且在暫時見不到她的時候，權且把這種手足之愛發揮在吉莫菲的弟弟耶哥爾卡身上。

全書描寫少年心理，老老實實。啓發不用說教式的理論，全由柯斯佳從自己或別人的行事中來體味、自覺，如少先隊輔導員伊琳娜·伊凡諾芙娜，先問他幹什麼行業，他很生氣，後來準許他一同去執行特別任務，便覺得「她並不怎樣壞」。書中表現父愛和母愛，見於葉芬對流失的女兒紐拉說的話，「今後再也不分離」。柯斯佳的母親一再檢點柯斯佳出門所帶的行李，並在柯斯佳的回憶中提到她省下麵包給他吃，那時她說：『我不要吃。並且你正在長大，我是已經長夠了。』

這部書不但合於中學生作補充讀物，並且在結構上也是很好的一部文藝作品。

目次

前記	一
一 離家	一
二 輪船「阿什喀巴德」號	一六
三 水邊小屋	三三
四 「你學得會的！」	五三
五 「我來給你們介紹」	六九
六 在小島上	八四

七 「你是幹哪一行的？」…………… 一〇

八 特別任務…………… 一三

九 「把牢、康斯旦丁！」…………… 一五

十 「我們還要再見的」…………… 一八

一 離家

媽媽帶着羅拉給柯斯佳去送行。

媽媽去，那是當然的，但爲什麼羅拉也要去呢？媽媽本來是要把她留在家裏的，可是她大哭大鬧，他們不得不帶了她一塊去，當然，她是想去看看碼頭和輪船的，絕不是爲了給她哥哥送行。彷彿是他要有這番送行的排場，連羅拉這麼小的孩子也得算上一份。如果送行的是些男孩子，特別是他的老朋友費奧多，那情形就不同了。但是費奧多不在，他昨天跟他的爸爸上奧斯托爾釣魚去了。他們是每逢星期六都去的，他已經請求過不知多少次要跟他們去，答應給媽媽帶一桶魚回來，但是她不應允；魚可以向菜市買的，她說。她怕她的愛兒淹死了，所以不許他去。但是他怎麼會呢？他不是五年級乙組全組最優秀的游泳選手嗎？

現在到了葉芬舅父那裏，他可以釣魚釣個盡興了！糟糕的是他不能帶他自己的釣竿。

媽媽不肯答應：『你可不能帶了那些長竿子去乘無軌電車啊，柯斯佳！就這樣我已經弄得頭暈眼花了。』

竿子，真講得好哩！任何人都沒有他那樣好的釣竿，連費奧多都沒有。真竹子做的。葉芬舅父多半也不會有。而且，她也並沒有頭暈眼花呀。她那脚步，夠任何人趕的——你看，他使盡了氣力，用最大的步子，才趕得上。

『你以為你是表演遊行的仙鶴嗎，柯斯佳？正正經經的走。』

近幾天來沒有一樣事情討得她的歡喜——你的一舉一動沒有一樣是對的。她自己說這次她不得不出門，她的頭一直在打轉。她說這句話時，羅拉瞪着眼睛望她：

『但是你的頭並沒有打轉呀，媽媽，還是跟平時一樣呀。』

『你年紀太小，不會懂得的，』柯斯佳不得不告訴她。

試想想，去卡霍夫卡！這是足夠使你的頭發暈有餘的，即使只是旅行，而不是長期的。去看運河工地，要建水閘的地方，看地質學家鑽洞和做其他的事情！但是使媽媽興奮的並不是這個；她在爲着一些無聊的事情操心，像把羅拉和柯斯佳安頓在哪裏，誰來照顧房

間，以及葉芬舅父爲什麼不來，現在怎麼辦，等等。

任何人都可以明白，最合情理的方法是他們一齊去，家裏便什麼事也沒有了。但是媽媽興奮得不得了，叫他不要胡說。她是有事情去的，不是去遊玩，那裏是不要小孩子去的。當然，倘若他是更可靠些，她就會把他們兩人都托給瑪利亞·阿芬娜雪芙娜，那樣就會樣照顧到了。但是他會變得無法無天，不肯聽任何人的話——撫養沒有父親的孩子們是很困難的——鄰人的話自然也是不會聽的了。既然這樣，就單只把羅拉留給瑪利亞·阿芬娜雪芙娜，讓柯斯佳去波里揚斯卡亞聞他舅父那裏，葉芬舅父會管得住他的。

這樣，倒正合他的心意，去年他住在瑪利亞·阿芬娜雪芙娜那裏，已經很夠受了。

『背不要彎，柯斯佳，』『不要呆望，柯斯佳，』『爲什麼不先洗洗手才來吃飯？』『是這樣回答嗎？你的禮貌哪裏去了？』否則便是：『你的肚子痛嗎，親愛的？』『我來摸摸你的前額，乖寶。』『親愛的，』『乖寶，』『可憐的小親親……』令人要嘔出來！一想起頭就要痛，難怪他要故意惡作劇，即使他並不有意要這樣做。

現在，到葉芬舅父那裏他曾過得愜意的，毫無疑義。

媽媽大可不必自尋煩惱；他一定會平安到達的。假使他的舅父不來接他怎麼辦？他不是有他的事務要辦嗎？可是電報說他會來船上接他。所以樣樣都是妥當的。

但是媽媽仍然免不了要操心。自從人們跟她說她要出門一趟，她便開始操心了，從那時起，她就是盤算這件事。他會平安到達那裏嗎？他會歡喜那裏嗎？他該隨身帶些什麼東西？

他有什麼需要的？不過是洗換的襯衫短褲。像平常出外野營就行了。但是她給他收拾了一整箱子，另外還塞滿一口袋食物，好像他是上一個荒島去似的。現在她確信一定還忘了樣什麼，因此她又把箱子放在膝上打開來，逐樣重新檢點一遍，並告訴他向哪裏去找哪一樣東西。

但是他並不在聽。風從車頭開着的窗孔灌進來，把他的襯衫吹成一個汽球，把羅拉的頭髮也吹亂。他們已經過了動物園，連技術學院也過了，並且輪胎向落後的電車發出嘲笑聲，無軌電車正沿着布勒斯——立托夫斯克公路疾馳。

『坐定不要動，羅拉！你聽我說，柯斯佳，襯衫在這底下，這是你的夾背心，手帕在這』

個角裏。』

『曉得了，』柯斯佳含糊答應，連頭也沒有回轉來。『我們就這樣一直坐到頭嗎，媽媽？』

『不，不，我們還要換乘電車，再換懸空鐵索車下行。不要跟我爭辯，我們已經夠遲的了！』好像已經曉得他要爭辯似的。

當然他們是遲了——事實上說不定要趕不上船了——就因為羅拉的糾纏，媽媽得替她穿戴起來，還要在她的頭髮上打上那個大蝴蝶髻。你們看一看——活像一個發動機。

旅客進入懸空鐵索車入口時，旋柵門格格地響。那輛小車是半空着。多好啊！靠窗的座位——但是羅拉要求給她坐，她把頭左右扭動，想同時看到所有的東西——第聶伯爾河，從下面爬上來的車，蛇一般粗的鐵纜，上了油又黑又發亮。她朝下一望身子發抖，怕得叫起來，只是聲音很低，所以媽媽並不叫她離開窗子。

上行車來到和他們成平行線，隨即緩緩向上爬，越變越小，直到只有玩具般大小。上面有鐵纜滑行的輪子——也是黑而多油——繼續不停地在轉動，好像想追上鐵纜似的。

朝下望確使你覺得有點異樣。斜坡是陡峭的。發亮光的鐵軌兩邊，是些大樹，樹梢恰與車齊，所以你如果不是望地面，你就覺得似乎是在樹梢的空中浮過，而不是在鐵軌上滾；另一頃刻間，車像要裂斷鐵纜，升入下面車站和遠處房屋的上空，飛越第聶伯爾河，落向河那邊蔚藍的樹林去。

但是鐵纜並沒有裂斷，車也根本沒有飛；它只是平滑地駛進車站的台階傍邊。他們三人匆匆走下石級，沿着起回聲的水泥地道，穿過大弄，終於抵達碼頭上。

從碼頭木亭後面傳來一陣深沉的汽笛聲。羅拉嚇得一跳，雙手緊緊抓住柯斯佳。他也相當着慌：他們一路耽擱太久，一定要趕不及上船了。

他們穿過亭子，走下台階，落到躉船上——是一隻大板船，頂上蓋着一幢房子。因為有房子擋住，你看不見輪船，什麼也看不見，只看見粗黑的煙囪，上面繞着一道紅圈，還有高高的桅桿，上面掛着幾盞燈，一盞比一盞高。輪船緊靠着躉船，中間看不見一點水，所以你可以一直踏步跨到船上，不過有一道鐵欄干擋住了路，只留下一個窄口子鋪上跳板——兩塊木板拚起來，兩邊有扶手護欄。

站在跳板傍邊的是兩個海員。他們實在算不得是海員，而是河員，當然因為只是一條河，不是海，不過他們看去完全跟海員一樣：同樣的深藍色制服，黃銅鈕釦，以及有白帽罩的帽子，上面有蟹形帽徽——金錨周圍環有金花邊。他們那麼優閒地有談有笑，使得柯斯佳懊悔自己不該怕誤了時間跑得太急了，因此便改成緩緩移步的走法，以致媽媽不耐煩地扯扯他的袖子說：

『好醒醒了，柯斯佳，你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該上哪兒去找船長？』她問那兩個人。

『船長此刻不在這裏，』他們中間的一個回答（他正在望着遠處過道上的什麼東西）。

『他不在？』媽媽慌張得不知所措了。『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另外一個人轉過頭來看她，臉上堆滿了笑容。

當然囉，媽媽是怪漂亮的，柯斯佳自己也是歡喜看她的——只是說，當她不罵人的時候。可是這個佩戴一級船員星章，生有像費奧多一般金色頭髮的傢伙，却不應該盯着她，

朝她齜着嘴笑得那麼久呀。任何人都會生氣的。

『怎麼，有什麼事嗎？』那個金髮的船員問。

『我的兄弟叫我來找船長，而現在船長却不在……總該有人代理吧，我料想。』

『大副很忙。我是二副。有什麼事對我說好了。』

媽媽慌慌張張地說明，她得送她的孩子上波里揚斯卡亞開，她的兄弟在那裏當浮標看守人，他會來接他的。她不放心讓她的小孩——還說是小孩哩！——單身前去，那裏連個蘆船碼頭都沒有，你要曉得。但是她有什麼辦法呢，她自己急着要離開這個城市……所以她想去找船長……而現時船長又不在……

這個船員很快就領會了全部意思，可是媽媽還絮絮不休地儘說下去，他所以不去打斷她，就只是爲了他喜歡看她，愛聽她說話。

『你的小兒子在哪裏？』他最後說。『就是這位拗性的小大人嗎？怎麼，我還當是新來了一個弟兄呢，像他這樣一個大人！』

這種奉承得到了它應得的回報——白眼。

『別替這個少年人担心，』那船員告訴媽媽，『我們會把他招呼得妥當，把他平平安安送到波里揚斯卡亞間的。並且我也認識你的哥哥。葉芬·康得拉捷維奇，吉切耶夫，是不是？他是我們最優秀的浮標看守員。你的孩子會平安到達那裏，路上他可以一半時間睡覺，另一半我們將教他作個水手……來吧，你自己去把他安頓在他的房艙裏，時間還很充裕；我去給你把女管事找來。』

柯斯佳料想又要有一場氣受，但是他邁步踏上跳板，媽媽牽着羅拉跟上來。

『達莎嬌嬌！』那船員喊道。『領客人到他的房艙裏去。』

一個瘦長的婦人，長長的鼻子，薄嘴唇緊閉着，從甬道上走出來。她的嘴唇閉得那麼緊，就是在說話的時候，也像不張開似的。

她領着他們在甬道上走了幾步，轉彎向左，跟着便好似沉到地板下面去了。

『天哪，這樣的樓梯！』媽媽驚喊起來。

『在船上這就叫做水手便道，』柯斯佳說。

『你什麼都懂，是吧，真像個老練的水手哩……留神別碰了你的頭！』